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
第九回 玉郎相府探信音 丞相施恩送寺中

且說李玉郎自華亭由省起身，千辛萬苦來到京師，原圖見麗容一面，及到丞相府內，將及相會，又遭夫人之妒，將麗容送入宮中去了。此時無可奈何，只得跟著院子到寺中安身。一到寺內，長老接見，院子說：「此位相公姓李，丞相叫你好生服侍。他在此讀書候場，薪水之資老爺按月送來。」說罷便自去了。這李玉郎從新又與長老作揖，說道：「小生乃出外之人，總蒙丞相送到此處，早晚還煩長老照顧，於心不安。」長老說：「這有何妨，小僧但願服侍相公得步青雲，名登金榜，便就光耀山門。」李玉郎說：「小生才疏學淺，只恐有負長老。」李玉郎自此住在寺中讀書，這話暫且不提。卻說丞相夫人假以太后打發公主出嫁，借端將麗容送進宮去，以絕禍根。只是那麗容一心想著玉郎，不得相見，巴不得個清淨之紮苟且安身，省的被那老兒點污，且可脫得夫人嗔怪，他到心安意肯住在宮中。這太后見他德性溫柔，舉止端方，甚是謙意，就發一道懿旨，令內侍遞去，內侍捧旨到得相府，夫人迎接，就此開讀：「皇太后旨下：『伯顏夫人苗氏所進美人張麗容，甚是可意，足規用心。但恐出身草茅，未瞻禮儀，著盈繡內，教演精熟，待公主娘娘大婚之日選用。』謝恩。」內侍已去。

且說這伯顏丞相見是懿旨已下，將麗容美人留在宮中侍奉公主，把那思念張美人的心腸方才絕了。但恨夫人醋意太重，失去了一樁珍寶，終日悒悒不樂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珍奇寶物歸何處，富貴無如帝王家。那一日到得公主大婚之日，約定在金亭館驛合巹，只見那長街短巷，家家盡垂絲帳，戶戶張燈結綵，哄動了遠近人等，誰不來看妝奩。但見是寶珍堆積，光芒射日，彩被擺列，金珠驚人。這一番的熱鬧，人人爭先觀看，自不必言。

且說這李玉郎在寺中居住，一心想著麗容，那裡念得下書去。終日長吁短氣，日夜夢魂顛倒。長老見他如此光景，甚覺可疑。一日，問道：「相公在此，甚是有慢，得罪，得罪。」玉郎見問，說道：「小生無故受你供養，心實有愧，何以克當？」長老說：「薪水鄙事，何足介意，只是相公在此，實屬客邊，或是小僧侍奉不到，相公自管明言。」玉郎說：「各人自有心腹事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」長老便說道：「為人結交須知己，不是知己莫與談，我也不必問相公的心事，只是你終日愁悶，如何是好？如今聖上有一花花公主，招贅兀都駙馬為婿，迎送嫁妝於金亭館驛。街上士庶紛紛都往那裡看景，相公何不借此一觀，以消悶懷？」玉郎說：「有這等事！小生要出去一看。」長老道：「待貧僧奉陪，何如？」玉郎說：「這等雪天，不勞禪步罷。」長老說：「既如此，貧僧煮茗奉候。」二人辭別，玉郎思想道：「適才長老說，聖上招兀都駙馬，迎送嫁妝於金亭館驛。想張麗容既入宮中，未必不隨妝侍奉，或者天可憐見也在數內，若是邂逅相逢，亦未可知，不免前去打聽一番，多少是好。」出得寺門，好大雪也，有詞為證：

風一穹，雲四合，迷失青山綠樹多。惟有寒鴉棲古木，漫鋪棘駝。瑤堆鳳羽，琉璃殿上銀妝裹。欲見宮娥，去金亭館驛，天意肯從麼？——右調《憶鶯兒》

話說李玉郎聽了長老之言，去看花花公主出嫁金亭館驛，出的門來，偏是大雪滿地，只因想著麗容，只得挨上前去。這且休提。

再說李玉郎有個服侍他的書童，奉家主之命，到得京中來尋玉郎，再尋不著。一日，說道：「因大相公追趕麗容，不知去向，老爺奶奶放心不下，終日哭天哭地。著我追尋，我直趕到京中，無處尋問，俺已在此日久，盤費已盡，欠下店主人飯錢，毫無〔清〕辦，幸店主人是個操軍，今日花花公主出嫁，他在店中忙迫，為此我替他應名擺圍。你看士庶人等紛紛俱來，看送嫁妝，或者我大相公出來觀看，也未可知。蒼天，蒼天，可憐叫我遇著他，使俺主僕相見，真屬萬幸。」說罷，兩眼留神便在那人層內不住觀看。誰知事有湊巧，一眼觀著了李玉郎，說道：「那壁廂來的好像我家大相公。」上前一認，果然是他，一手扭住，哭道：「小人千找萬尋，再也撞不著大相公，今日天假其便，得以見面，小人十分僥倖。」說罷，大哭起來。玉郎一陣心酸，痛倒在地，甦醒半日，說道：「書童，我那爹娘在家安否？」書童說：「老爺奶奶只為大相公追趕麗容，不回家中，哭泣不安。特著小人前來尋，我已經來此日久，費用俱盡，也是無可奈何了。」玉郎又問：「你為何身穿戎衣，這等打扮？」書童說：「只因公主出嫁，那店主人是個操軍，我欠他飯錢，故此替他來應名，所以這般打扮。只是大相公到此，不知問著翠娘的消息麼？」玉郎道：「說也可憐，那日我趕到京中，已將翠娘送入相府了。那時我往相府窺探，因為闖了道，那相爺將我拿住，自分必獲重罪。那時我說與翠娘有中表之親，這丞相信以為實，就歡歡喜喜命院子請翠娘與我相見。誰知事有中變，遭了一個奇妒夫人，恐其收下翠娘奪他之寵，乘丞相上朝，意秘密的送入宮中去了，教人豈不可歎！」書童說：「翠娘一入宮中，這就是石沉大海一般，相公與翠娘相見之日，只可期之來世罷。小人勸相公不必再涉妄想，快與小人回家省親，致免老爺奶奶懸掛。」玉郎說：「書童言之有理，但是我亦聞得公主出嫁，太后親點四十名宮人從嫁，我想張麗容或在數內，亦未可知。況是明晚定宿在館驛金亭中，我和你妝做軍卒，渾入其內，倘然天可憐見會他一面，俺就死也甘心。」書童說：「這也不難，相公就穿上我的衣服，充一名軍卒，待小人再去頂替一名。」玉郎聽書童之言，滿心歡喜。二人隨各脫衣相換，好不興頭，有詞為證：

脫下儒冠，把青氈帶著。穿上戎衣，把藍袍換卻。喬打扮，他怎知變影移形。又況他行見錯官家勢，思令人頃岱岳。縱是覲面相逢，覲面相逢，只應偷眼看他。——右調《問黑麻》

李玉郎此時換了衣服，要去尋那麗容，不知尋著否，下回分解。